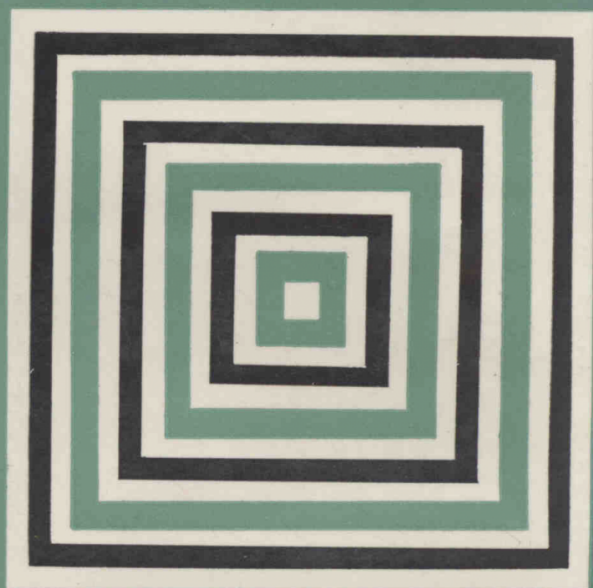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小說史

第四冊



傳記文學叢書之一七 孟 瑤 著

中國小說史

第四冊

目錄

·第四冊·

清

甲、文言小說

I 蒲派的代表作——聊齋志異

A 本書的作者

B 本書的評價

1 作者的思想

2 作者的感情

3 作者的才華

C 本書的影響

II 紀派的代表作——閱微草堂筆記

A 本書的作者

目錄

四六五
四六七
四六八
四六八
四七五
四七五
四七五
四七八
四八〇
四八二
四八四
四八四
四八四

中國小說史

B 本書的評價.....四八五

C 本書的影響.....四八八

乙、白話小說.....四八八

1 儒林外史.....四八八

A 本書的作者.....四八九

B 本書的評價.....四九二

1 婉曲的諷刺.....四九二

2 脫俗的思想.....四九三

3 強烈的愛憎.....四九六

4 創格的技巧.....五〇三

C 本書的影響.....五〇九

1 紅樓夢.....五〇九

A 本書的作者.....五一〇

B 本書的增訂.....五二五

1 前八十回.....五二六

2 後四十回.....五二八

中國小說史

四

A兒女英雄傳.....五八七

B七俠五義.....五九二

丙、彈詞與鼓詞.....六〇二

I彈詞及其他.....六〇四

A源流.....六〇四

B分類.....六〇五

1國音彈詞 2土音彈詞

C結構.....六〇六

D作品.....六〇八

1講史.....六〇八

2小說.....六〇八

a天雨花 b再生緣及其他 c筆生花 d夢影緣及精忠傳 e鳳鸞飛 f玉蜻蜓

g珍珠塔 h三笑姻緣 i倭袍傳 j雙珠鳳

■鼓詞.....六一七

A源流.....六一七

B分類.....六一九

1 鼓詞 2 子弟書 3 大鼓

C 作品

■ 價值

A 社會教育

B 文學成就

IV 比較

丁、晚清小說的繁榮

I 原因

■ 刊物

■ 理論

IV 特色

V 創作

A 譴責類

1 官場現形記及其他

2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及其他

3 老殘遊記

目 錄

1 鼓詞	六二六
2 子弟書	六二六
3 大鼓	六二六
C 作品	六二六
■ 價值	六三〇
A 社會教育	六三〇
B 文學成就	六三一
IV 比較	六三一
丁、晚清小說的繁榮	六三一
I 原因	六三三
■ 刊物	六三四
■ 理論	六三五
IV 特色	六三六
V 創作	六三七
A 譴責類	六三七
1 官場現形記及其他	六三八
2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及其他	六四三
3 老殘遊記	六四九

中國小說史

六

4 藥海花 六五二

B 狹邪類 六五九

1 品花寶鑑 六六〇

2 花月痕 六六二

3 青樓夢 六六五

4 海上花列傳 六六六

VI 翻譯 六七五

VI 末流 六七九

附錄 六八九

清

清代是一個以異族入主中國非常成功的王朝。從順治入關以後，他們未始不想以其驍悍的武力來懾服漢人。於是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以及許多無窮無盡的文字獄，但漢民族的不屈不撓精神，使他們大感棘手。於是連最英明的聖祖（康熙帝玄燁）也因此嘆息：「朕臨御多年，每以漢人爲難治。」他們因此醒悟：假若這樣蠻幹下去，必會蹈元帝國的覆轍，而速其敗亡。於是，他們不得不和緩了統治者的氣焰，除高壓外，更施以懷柔。在他們雙管齊下的靈活運用下，才算奠定了他們將近三百年的江山。而且吸收了大批的忠臣義僕。他們自己却也日甚一日地「漢化」。所以整個說來，清人雖以異族入主中國，在文化的傳統上，毋寧是一脈相承的。

有清一代，是我國舊學術文化的一個總結束階段，其學術方面的成就（尤其是古典派的模

學）是優異的；至於文學方面，由於前代的天才已將他們的成就發揮盡緻，所以清代繼之，無法不走因襲模倣的道路而造成一片復古風氣。梁啓超氏曾說：「前清一代學風，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相類甚多。其最相異之點，則美術文學不發達也。清之美術，雖不能謂甚劣於前代，然絕未嘗向新方面有所發展，今不深論。其文學……以言夫小說，紅樓夢隻立千古，餘皆不足齒數……」（清代學術概論）若以最嚴格的尺度來衡量，我國小說原是量多而質不精的。因此說清代只有一部紅樓夢，未始沒有他的理由；但放眼作一番全面性的觀察，清代承明代餘輝，依然可以說是一個俗文學十分發達的時代。

清代小說發展的趨勢，有一點特別令我們驚異的是文言小說之再盛。循乎小說發展的自然趨勢言，我國文言小說發展至唐傳奇便已臻極致，宋代繼之難免有蕪弱之譏，明代除剪燈新話三數種外，餘也無足齒數；但清代忽然出了一本聊齋志異，它引起了文學界的震驚，於是摹倣的，反摹倣的書應之而起，再度掀起文言小說的驚人高潮，使我們不得不予以極度重視。

明中葉嘉靖以後，白話文已提鍊至極圓熟的地步，多數作者均能得心應手地駕馭它們，所以清代接受了這份遺產，並予以大力發揮，造成長篇小說的極盛，曠世傑作紅樓夢於這時間世，風格別緻的儒林外史及其他著作也繼之而起，造成清代小說發展的主流。

另外，我們必須特別提出的是，唐代變文流入市井變成宋代的「說話」，它一直是一切講唱

文學的始祖，除了「講經」一家不屬於文學範圍，我們不予討論外，其他「講史」、「小說」（說銀字兒）都直接影響了小說史的發展。我們今天所能發現早期保存原來面貌最多的小說（直至西遊記、金瓶梅都是如此），常常韻文散文相間，還能看出許多「講」「唱」並重的痕跡來。以後，由於發展方面的不同，有的重「唱」，有的重「講」（我們看許多舊刊小說，常常標出「說本」或「唱本」以示區別）。重講的是純小說，重唱的便是後來的彈詞與鼓詞。彈詞與鼓詞發展到清代，曾有大量的作品問世，它使我們在小說史中，不得不劃出一個部門來討論它。

清自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）鴉片戰爭以後，不僅被西方的槍林彈雨驚醒了一個古老帝國的迷夢；也由於「五口通商」的關係，從而打開了這古老帝國的門戶，西方文化乃以其勁風疾雨之勢捲來，使這古老帝國從而引起了多方面的變化。一方面由於現實環境的刺激（清室的顛覆，以及帝國主義的凶殘），一方面由於西洋文學的譯介，因而從根本上影響了我國小說寫作者的筆觸，它造成晚清譴責小說的極盛，這一點也一樣地吸引了我們的注意。

所以本章講述的範圍，將分佈在四個重點上：文言小說、白話小說、彈詞與鼓詞，晚清小說的繁榮。茲分別說明於下：

甲、文言小說：

我國的小說史發展至清代還必須另立一節以敘述文言小說的發展，使我們不自覺地會驚羨，

歷來多少偉人的神力指揮着歷史發展的方向；歷來也有多少天才的智慧開拓了藝術範疇的領域，他們都爲歷史寫下了新頁。對於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我們也正應作如是觀。

文言小說發展至唐傳奇，由於多種因素（社會環境、文體解放、文人心血）的培養，這一朵鮮花原已盛開而且豐美，使我們不敢相信還有誰有能力發出比它更耀眼的光芒！果然，宋代的傳奇比它便顯得無光無色，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乃不得不吸收了一點「志怪」類談狐說鬼的內容以更新其風格，這一點他成功了，於是很快地引起了摹倣（剪燈餘話，覺燈因話），更深遠地予後世以極理想的暗示，聊齋志異的寫作即因此而生。它是吸收「傳奇」與「志怪」之二長所揉合成的新風格。本來，所謂「志怪」應是我國小說最原始的傳統本色——記遠方珍異及街頭巷尾之言。而唐「傳奇」却是最接近於小說特質的。蒲氏予以放任的交織，原是極聰明的寫作方式；但是比較保守的人，却以爲他破壞了傳統的規則，而強調以最原始的方法寫作（斥傳奇而重志怪），大文豪紀昀即根據這種理論寫出了他的閱微草堂筆記，當時摹倣蒲氏的人很多，摹倣紀氏的也不少，因此造成兩個對立的壁壘，前者稱「蒲派」，後者稱「紀派」，茲分別予以敘述：

I 蒲派的代表作——聊齋志異：

A 本書的作者：

作者蒲松齡，字留仙，一字劍臣，別號柳泉居士。生於明崇禎十三年卒於康熙五十四年（一

六四〇——一七一五)。他出生於山東淄川縣城東七里許的滿井莊，莊東有井，水常滿，溢爲溪，兩岸有大柳樹百章，這就是有名的柳泉。這莊也因此稱滿井莊。由於居民以蒲姓爲多，故又稱蒲家莊。蒲氏祖先食餼者不少，是當時的望族，但至他父親敏吾，則屢困於童子業，爲生計不得不棄儒經商。生五子，蒲氏行四。文名籍甚，却一樣地困於場屋。雖然以縣、府、道試第一，十九歲就補博士弟子員，以後文戰不利，始終沒有考中一個舉人，康熙庚寅（四十九年，一七一〇）始「貢於鄉」（根據王洪謀柳泉居士行略：「……庚寅貢於鄉。」根據淄川縣志則稱辛卯歲貢；二說相差一年。），那時他已七十一歲了，離開他去世只五年。他這一生中，因爲沒有得功名，所以爲了生計，多一半的時間是「設帳授徒」，偶然也過了一段遊幕生活，七十歲始不爲衣食奔走，過了幾年清苦也快樂的含飴弄孫的晚境。由於聊齋志異中寫了許多悍婦，常有人懷疑蒲氏是否有一個痛苦的婚姻？其實並不，他的妻子劉氏十分賢淑，兒孫也極孝順，所以他雖然清貧，却有一個極幸福的家庭。下面我們抄錄幾段文字，以幫助我們對蒲氏的瞭解：

淄川蒲松齡，字留仙，號柳泉，辛卯歲貢。以文章風節著一時。弱冠應童子試，受知於施愚山先生，文名籍甚。乃決然舍去，一肆力於古文，悲憤感慨，自成一言。性樸厚，篤交遊，重名義。與同邑李希梅張歷友諸名士，結爲詩社。以風雅道義相切劘。新城王漁洋先生素奇其才，謂非尋常流輩所及也。家所藏著述頗富，而聊齋志異一書尤膾炙人口云。（淄川縣志）

……先生初應童子試，即以縣、府、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，文名籍籍諸生間，然如囊蘭顰見斥，慨然曰：「其命也夫。」用是決然捨去，而一肆力於古文，奮發砥淬，與日俱新。而其生平之倖係失志，溘落鬱塞，俯仰時事，悲憤感慨，又有以激發其志氣，故其文章顛發若豎，詭恢魁壘，用能絕去町畦，自成一家。而蘊結未盡，則又搜抉奇怪，著有志異一書。雖事涉荒幻，而斷制謹嚴，要歸於警發薄俗，而扶樹道教，則猶是其所以爲古文者而已，非漫作也。……嗚呼，學者目不見先生，而但讀其文章，耳其聞望，意其人必雄談博辨，風義激昂，不可一世之士；及進而接乎其人，則恂恂然長者，聽其言則訥訥如不出諸口，而窺其中則蘊藉深遠，而皆可以取諸懷而被諸世。然而厄窮困頓，終老明經，獨其文章意氣，猶可以耀當時而垂後世，先生之不幸也，而豈足以盡先生哉！（柳泉蒲先生墓表）

……松齡其第三子，十餘歲未聘。聞劉公次女待字。媒通之，或訾其貧。劉公曰：「聞其爲忍辱仙人，又教兒讀，不以貧輟業，貽謀必無蹉跌，雖貧何病？」遂文定焉。……入門最溫謹，樸訥寡言，不及諸宛若慧黠，亦不似他者與姑諍謔也。……乃析箸授田二十畝。時歲歉，收五斗，粟三斗。雜器具，皆棄朽敗爭完好，而孺人嘿若癡，兄弟皆得夏屋，爨舍閒房皆具；松齡獨異，居惟農場老屋三間，曠無四壁，小樹叢叢，蓬蒿滿之。松齡歲歲遊學，孺人薙荆榛，覓傭作堵，假伯兄一白板扉，大如掌，聊分內外；出逢入者，則避扉後，俟入之乃出。時僅生大男箸，攜子伏聽語之徑，聞意然者而喜焉。一庭中觸雨瀟瀟，遇風喁喁，遭雷霆震震謾謾。狼夜入則埒鷄驚鳴，罔豕駭竄。兒不知愁，眠早熟，續火焚爇，待曙而已。故嘗自減餐留餅餌，媚鄰媼，臥以上床，浼作侶。雖固貧寂守，然不肯廢兒讀。憐兒幼，

飢寒裹髮送兒出，又目送之入塾乃返。後又生一女三男，次篋，次笏，次筠，次筠，十餘年漸次成立。爲婦嫁所迫促，努力起屋宇，一子授一室，而一畝之院，遂無隙地，向之蓬蒿悉化而茅茨矣。然食指繁，每會食非一榻可容，因與沙釜一，俾各炊。居無何，大男食餼，三男、四男皆入庠，長孫立德亦弁童子科。孺人食貧衣儉，甕中頗有餘蓄。松齡年七十，遂歸老不復他遊。先是，五十餘猶不忘進取。孺人止之曰：「君勿須復爾！倘命應通顯，今已台閣矣。山林自有樂地，何必以肉鼓吹爲快哉！」松齡善其言。顧兒孫入闈，編心不能無望，往往情見乎詞，而孺人漠置之。或媚以先兆，亦若罔聞。松齡笑曰：「穆如者不欲作夫人耶？」答曰：「我無他長，但知止足。今三子一孫，能繼書香，衣食不至凍餓，天賜不爲不厚。自顧有何功德，而尚存勸望耶？」……癸巳七十有一，中秋與女及諸婦把酒，語刺刺至午漏，翌日而病，踰數日……氣絕。……先是六十時便促營壽域，有貨柏材者，松齡購之，曰：「誰先逝者占此。」孺人笑曰：「此殆爲我而設，但不知何日耳。」……（蒲松齡述劉氏行實）

……不孝若兄弟四人，妹一人，漸次成立，遂爲婚嫁所迫促。而居又爲先祖農場，荆棘蒿萊中僅存老屋三間，其夏屋閑房與佃戶居宅，皆爲伯叔分去。自是一子娶一婦，必授一室，歲歲營構，所得幾何？豈堪供土木奩粧費哉？夫亦重賴我母，衣儉食貧以佐之也。我母爲外祖文學劉公字季調女。天性溫謹，貞靜寡言，而持家則安貧守舊，紀理井井。雅不喜侈靡：衣澣濯，但不至凍；食饘粥，但不至餒。量入爲出，助以紡績。我父嘗詠之曰：「澣衣更惜來生福，豐歲時將野菜挑。」蓋謂我母之儉德如此。以故嗷嗷數口，頻度凶年，尚能寬備作堵，起屋增田，男婚以期，女嫁以時。嗚呼！夫孰非我母贊襄之

力哉！……如志異八卷，漁蒐聞見，抒寫襟懷，積數年而成，總以爲學士大夫之針砭；而猶恨不如農鐘暮鼓，可參破村庸之迷，而大醒市嫗之夢也。又演爲通俗雜曲，使街衢里巷之中，見者歌，而聞者亦泣，其救世婆心，直將使男之雅者、俗者，女之悍者、妬者，盡學而殉於一編之中。嗚呼！意良苦矣！至於引掖後進，則又不獨於受業門牆者，耳爲提，面爲命，循循善誘，無倦容無惰容也；即單寒之士，時以文藝來質，爲曲指迷途，俾知進取，從不濫施丹黃，致墮孤窟也。故我父嘗自謂：「余之子若孫其不至因貧廢卷，尙得蠶一芹以繼書香者，皆平生曲成後學之報。」……此三十年內，不孝輩以次析炊，歲各謀一館，以自餬其口，父子祖孫分散各方，惟過節歸來，始爲團圓之日。自我父始不累於多口。又加以我母節省冗費，囊中始有餘糧。顧六十餘歲，猶往返百餘里，時則沖風冒雨於樊山道中，故每當吾父回齋，不孝輩繞騎捉轡執鞭，扶曳以升，目視出村。不孝退至私室，不禁涕零自恨：老親素絲垂領，尙不能安享人子之奉，此豈復爲人！迨撤帳歸來，年七十矣，養老之田五十餘畝，不孝輩別無奉養，唯均輸國課，不使租吏登門，我父得棲遲偃仰，抱卷自適……寅寅歲貢，冬十月，一僕一騎，別無伴侶，奔馳青州道中，六日歸來，不至德病。不孝苦心窃喜，謂我父康強，壽未有艾也。癸巳……九月，我母先朝露矣。我父有悼內六首，不孝箸不惟不忍讀，亦不忍見。……自是步履起居，常爲歎歎太息之聲。……越歲……元且自卜不吉。自正月初五，爲先祖忌辰，其日陰寒，不孝輩勸勿親往，我父咄之，必躬率兒孫祭奠以返。歸覺不快……不謂二十一日，竟倚窗危坐而溘焉以逝。嗚呼痛哉。（蒲柳泉

公行述）

蒲氏著作，除聊齋志異八卷外，另有文集四卷，詩集六卷，雜著五冊：省身語錄、懷刑錄、曆字文、用俗字、農桑經各一冊；戲三齣；鬧館、鍾妹慶壽、鬧窘（附南呂調九轉貨郎兒）；俚曲十四種：牆頭記、姑婦曲（聊齋珊瑚）、慈悲曲（聊齋張誠）、翻魔殃（聊齋仇大娘）、寒森曲（聊齋商三官）、蓬萊宴（寫吳彩鸞寫韻事）、俊夜叉、窮漢詞、快曲、醜俊巴、禪妒咒（聊齋江城）、富貴神仙（聊齋張鴻漸）、磨難曲、增補辛雲曲（寫正德嫖院事）。另外還有一本醒世姻緣，胡適氏曾有本醒世姻緣考證一文，以爲此書也出於蒲氏之手。其所持的理由是：一、這小說與聊齋中的江城有許多息息相關處。二、這書以山東方言寫的，可證明作者是章邱、淄川一帶的人。三、本書是清初的作品。四、根據昭代叢書癸集楊復吉（字歐列，號慧樓，震澤人）夢闌瑣筆裡有一條記載：「鮑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緣小說，蓋實有所指；書成，爲其家所訐，至視其矜。」但也有人不以胡氏論證爲然的，因第一二三點皆不能證實作者必是蒲氏，有其他合乎這三種條件的也大有人在；至於第四的材料又十分不可靠，「視其矜」固然是妄說；這段材料後還提及「易簣時，自知其託生之所。」完全像神話，所以許多人不肯相信這一段材料的真實性；因此也有人說寫此書的是續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。今姑存二說。

使蒲松齡之名不朽的，當然還是靠聊齋志異一書。關於這書之成，有許多可注意的材料：

……才非干寶，雅愛搜神，情同黃州，喜人談鬼，聞則命筆，遂以成編。久之，四方同人，又以郵